

叶氏父女

作家珍藏版

张聂尔 著

作家出版社

J247.53
167

作家珍藏版

叶氏父女

张聂尔 著

*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叶氏父女/张聂尔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8.1

(作家珍藏版)

ISBN 7-5063-1380-4

I. 叶… II. 张…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29246 号

叶氏父女

作者: 张聂尔

责任编辑: 潘充立

装帧设计: 宁成春

插图: 王仿溪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026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E-mail: wrtspub@public.bta.net.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印刷一厂

开本: 880×1230 1/32

字数: 360 千

印张: 13.25 插页: 11

印数: 10101-18100

版次: 1998 年 4 月北京第 2 版第 2 次印刷

ISBN 7-5063-1380-4/I·1368

定价: 22.5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张聂尔，女，福建宁化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高中毕业于上海市三女中。1968年去北大荒，1970年入伍。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中篇小说《将军的世界》、《隐秘的角》、《穹苍中的碎片》、《正是江南好风景》等，出版有小说集《上流风情》，著有长篇小说《将门男女》，长篇纪实文学《中国第一人毛泽东》、《机要秘书的思念》等。《叶氏父女》是她的第二部长篇小说。



陈嘉尔

KAP05/01

中为一想」想，说：“好吧，有些问题一下子也难以请进。
你的例，一个为文子，一个做更卖，我带给你你的那和自为之……
是啊，我也要和你自为之……有时笑，我确实很为你的担心
……。”

谁也问你们。

文子认真地想了一会儿，姐妹俩才同文子道晚安，
回自己卧室去。

夜很深了，天幕像一块深蓝色的绒毯。月亮真亮，而且，
那光芒已很强烈了许多许多。月亮（团圆），在这幽静的夜
晚，可猜知她在不在，再过十天就是她的生日。月亮真美。
多少人喜欢她那银色的光辉，喜欢她那似水的温柔，
多少离乡背井之人都在盼望月圆呵。哦，好好，你在哪
里，你真是活得多好，你会和我的团聚，你会和我的大梦都
成是梦的。

理性与热情，是买去启航时的舵与帆。

理智能自然说，是一个禁制的权力；热情不小心时
候，是一团自焚的大火。

谁能掀起热情之帆又掌握理智之舵呢？

目 录

卷 一

一	麻 烦	1
二	叶 家	4
三	叶 芽	10
四	机 关 里	24
五	对 策	31
六	口 角	41

卷 二

一	新班子	47
二	婚姻大事	50
三	蜜 月	62
四	争 吵	68
五	忏悔者	74
六	高干病房	80
七	康 冰	84
八	周欣之死	92
九	孙柬人	102

卷 三

一	妻 子	109
二	一个吻	113
三	替九哥顶罪	123
四	父与女	130
五	裁 减	135
六	转 折	140
七	赵小果	145
八	耀眼的星	153
九	签名售书	157
十	再找一个吧	164

卷 四

一	再 婚	170
二	成 敏	176
三	下部队	181
四	探 讨	187
五	我骂你!	191
六	家庭新面貌	197
七	从零开始	203

卷 五

一	潜 流	210
二	代理政委	216
三	再燃战火	222
四	困 惑	226
五	兴旺发达之路	236
六	“挂靠”风波	243

七	归 来	250
八	彼起此伏	253
九	分 居	262
十	敞开心扉	268

卷 六

一	女娲的故事	274
二	我们相约何处	278
三	离 别	283
四	回家去	292
五	娜 娅	298
六	信 息	304
七	问答苏联	311

卷 七

一	啊，九哥	315
二	车 祸	321
三	长 谈	328
四	秘书这一行	333
五	再去苏联	337
六	“衰年变法”	343
七	求 援	349

卷 八

一	离 职	358
二	舌 战	364
三	千载难逢	373
四	成洪的梦	383
五	离 婚	390

六 大别山	393
七 怎么办?	403
八 深秋时节	407
后 记	414



卷 一

一 麻 烦

叶为一的同僚们每每在他的相貌面前自愧弗如。这种境况类似左拉写的“陪衬人”，只不过叶为一作为陪衬是令别人自惭形秽而已。当我们的故事开始时，他差不多快六十岁了，可依旧身材挺拔，皮肤油亮，黑发浓密。他的前额是那样饱满，眼角几乎没有皱纹。他的眼睛看上去有些女人气——或许这一点正是他最具魅力之处呢。那圆圆大大的双眼皮眼睛，月亮般透着迷蒙与浪漫，那黑色晶亮的眸子，露珠般闪着莫测的光辉。此外，他还有着高高的带着思想家气息的鼻子，有着依旧红润的嘴唇，说真的，他实在是很有派很诱人的。

你也许以为他这辈子都在养尊处优。其实，真正一辈子养尊处优的人有时反而早衰，就像秋天里水果摊上熟透的柿子，一捏就烂了。叶为一的年轻恰恰在于他为岁月所锻造，恰恰在于他经历了中国历史上几十年的大风大浪。岁月的重锤会将有些人敲砸得创痕遍体，也会将有些人炼打得熠熠生辉。叶为一就属于后者。他原本是北方大城市里一个聪明早慧的中学生，十四岁开始秘密接触学校的地下布尔什维克。在抗日救亡的民族浪潮中，他毅然投笔从戎，把自己的命运同我们民族的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从此再也没有分开。

八十年代初，我们的这位主人公正处于事业的“再度辉煌”期。论“立功”，他已是某大区级单位的副政委，而且，差不多方方面面的舆论都看好他将接政委的班。论“立言”，他的许多文章正被军内外广泛关注，被各家报纸转载，据说他的一些思想观念是

很领风气之先的——改革的浪潮给了他又一次机遇，他在做官和做学问间两栖着，在军界和理论界左右逢源着。这样的志得意满在军队高级干部中实在是少见呢。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间，在初冬的寒冷中，他兴致勃勃地下部队去了，他要在下面好好呆一段时间，调查部队对于否定文化大革命有哪些模糊认识，研究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新情况新问题，然后发表新文章，阐述新见解。不料，下去才十天，他就遇到了麻烦：秘书于林告诉他，夫人周欣来电话，说大女儿叶芽已经一个星期没回家了。周欣在电话里火急火燎，没说几句就匆忙挂了机。于秘书只好打电话向政治部副主任舒放询问——舒放就要做叶为一的亲家了，他的大儿子舒晓塘正和叶为一的小女儿叶子打得火热。舒放在电话里的语调一如既往地平静，但于秘书很快就听明白，关于叶芽，这两天机关里正传得沸沸扬扬，说她是“三种人”。

“首长，”于秘书用他略带南方口音的普通话说，“这年头，上个厕所的工夫都会有人搞名堂，我们还是赶快回去吧。”

叶为一一直默默地听着于秘书叙说，什么话也不插问，待于秘书说完，过了好一阵，他才说：“谣传就像泼出去的水，是收不回来的。我看我回去不回去没什么用处。还有两个团政委要谈话，特务连我一定要去看看，那个指导员不简单，我准备无论如何同他谈一次。”

“可是……你不回去流言会传得更凶。”

“那就叫它传。怕什么？‘文革’那些年，什么不传？最后还不是该怎么样还怎么样！我们要做的事情很多，不能听风就是雨，让那些没原则的东西干扰了大方向。这样吧，我至少忙完了这几件事才能回去。以后，不管谁打电话找我，你就说我不在，你直接处理。”

于秘书不再说什么了，只顾加紧安排叶为一的工作进程。

又忙了一个星期，叶为一总算把几件事办完了，他对于秘书说，现在可以考虑返回北京。于秘书一听，赶忙去安排回北京的火车票。

那些千姿百态的古观象仪终于跃入叶为—的眼帘——火车终于驰近北京站了！叶为—的情绪陡地一振。仿佛有一种永恒的新鲜感，每次外出回京，只要这些古观象仪一跃入眼帘，他就为之一振，就会感到一种奇特的兴奋。为什么总有这样的感觉？是因为被那无与伦比的古代文明冲击，增添了从容面对一切困难的勇气，还是因为进北京就意味着接受挑战，而他那迎接挑战的渴望永不会衰竭？

说真的，这次下部队收获不小，甚至有一种充实了人生的感觉。那些基层干部，那些年轻战士，真是很可爱，有些话真是说得很深刻啊。当然，问题也不少，所以更需要我们努力工作……回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同刘政委商量……他的眼前闪出了刘政委那张平和的脸，机关办公大楼那熟悉的走廊、会议厅、办公室……突然，他觉得心口堵了一下，走的时候机关还是一片太平景象，怎么一下子又传起叶芽的事了……叶芽，她到底出了什么事？

叶为—只有叶芽和叶子两个女儿。相比之下，他一向更偏爱叶芽。叶芽有思想，喜读书，是“文革”后第一批参加高考的大学生，考分名列那一届全北京文科考生前几名。在学校，她的成绩非常优秀，毕业后，留校教苏联和东欧史。她善于讲课，对许多史实倒背如流，还总有自己的独特见解。教学之余，她喜欢同学生“对话”，言谈充满机锋，颇令一些学生钦佩。但叶芽的青春年华曾受到过重大创痛，以致于她已经三十一岁了，却连个对象还没找。关于叶芽早年那段令人心惊肉跳的初恋，叶为—和周欣都有所耳闻，却从不敢向女儿证实。有几次，他和周欣的问话都到嘴边了，可女儿高傲的神态和板着的面孔永远在拒绝来自任何方面的任何发问，令他们终于无法吐出与之相关的任何一个字。叶为—判断，现在要是有人说叶芽是“三种人”，起因多半还是那段初恋和由此而来的创伤。那个阴影真的永远抹不去了？当年高考录取时不是已经查清，上面不是都有批示吗？为什么现在又……他几次想和于秘书议论这事，但终于什么也没说。

火车最终摇晃了一下，总算停稳了。于秘书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打开车窗，在寻找接站的人了。他很快就看见了舒放和政治部另外两个干事，还有叶为一的司机小黄。他连忙探出头大声招呼他们。挂着军牌的一辆红旗和一辆伏尔加已经醒目地停在月台上。瘦瘦高高的舒放穿着整齐的军装，站在车厢前，黝黑的脸膛上一双枣核似的眼睛闪闪发亮。于秘书将行李一一从窗口递出去，然后和叶为一走下火车。舒放机敏地几步迎上去，双手紧紧握住叶为一的右手：“叶副政委，你好哇！”不知为什么，被舒放的手一握，再看一看舒放那老杨树一般的身躯，叶为一就像在攻坚战中猛地发现了增援部队，心情豁然轻松了许多。

叶为一和舒放同坐在叶为一的红旗车上，于秘书坐在前排司机旁边。舒放说：“小黄，送叶副政委回家。”汽车便驰出了车站。一路上，舒放很轻松地同叶为一寒暄着，天气呀，市场呀，北京的街道呀，说着说着，突然，他在手心上写了一个“刘”字，低声说：“他当然想从外面调个人来。叶芽的事，我看你还是尽力过问一下。”

叶为一心头一怔。

舒放又说：“有什么事需要我办的，尽管说。”

叶为一点点头。

二 叶 家

一片围墙高筑的四合院，坐落在城区一条胡同的幽深处。这就是叶为一家。穿棕色呢外套的周欣早已站在家门口等候叶为了一了。汽车一停，周欣便迎了上去。

周欣一脸愁容。冷丁见到丈夫，眼圈竟有些发红，见舒放和于秘书只热情地同她打了个招呼就很知趣地驱车走了，脸上又闪过刹那间的过意不去，但紧接着便是一种更甚的急切。她皱着眉，嚅动着嘴，脸上的每一道线条都在颤动，仿佛要对叶为一讲一件最要紧

最头痛的事，可当她终于张开嘴后却只说道：“累了吧？快洗个澡，都准备好了。”

“对，先洗个澡。”叶为一微微一笑，同周欣一起进屋去了。

叶为一总算回来了。听着洗漱间澡池里隐隐传过来的流水声，周欣的心绪平静了许多。她告诉炊事员过半个小时后开饭，然后就坐在卧室的沙发上，等待叶为一也许有什么事叫她。

周欣是清秀的。她整个人的线条就像一幅素描，清晰而淡雅。她有着淡淡的单眼皮眼睛，淡淡的笑容，淡淡的蚕眉和柔顺的短发。她在区财政局任副局长，曾经是个很要强的女干部，可现在，她更多地把精力放在了家务上。每天上班前下班后，她总要指挥炊事员、公务员干这干那，还时不时亲自动手。她常常蹲在院子里拔杂草，弯着腰将澡池刷得锃亮，或者，系条围裙在厨房里做个拿手菜。叶家的一切——从室内到庭院，从厨房到厕所，从柴米油盐被褥衣裤到树木花草，无不井井有条，干净利落。所有到过叶家的人，无不赞叹叶宅有一位利索能干勤快的女主人。

对于外人的赞扬，周欣嘴上不说，心里却常常感觉着莫名的安慰。这个宅院向来是一处官宅。灰砖砌成的院墙永远散发着神秘气味。叶家一九六三年搬进来时，周欣曾颇“革命化”地注意同四周邻居接近，她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她总是面带微笑地向邻居们点头，见到邻居的孩子，她常塞把糖果给他们，甚至，她还笑眯眯地拣过几回从围墙外飞进来的足球……但邻居们对叶家永远是敬畏的，他们永远只敢站得远远的向这座院落指点，这使周欣很有些惆怅。

文化大革命打倒了一切权威，也急速地缩短了叶家同邻居的距离。叶为一成了“黑帮”。造反派先将大字报贴到叶家门口，又挥着拳头进去抄家。邻居们终于又惊恐又好奇又有几分快意地获得了向这个深宅大院窥视的机会。叶家被抄过几次后，差不多洗劫一空了。周欣带着孩子被撵进西边一间里，其余房间则被四户“人民群众”占据。从此，左邻右舍可以随便进来串门，随便将所有的角落看个底朝天了。只是，这里的神秘气息好像驱不尽。那厚厚的木质

地板、沉重的地砖、错落有致的高大门窗，伴之以周欣微微带笑的苍白的脸庞，总让人感觉深不可测，仿佛，不知在什么地方，藏着一个暗道机关，这四合院真正的秘密全在那里面呢。

“文革”终于结束了。秩序终于逐渐恢复了。叶宅于是又重与外界拉开了距离。周欣得到叶为一解放的消息后，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要回这座四合院。那时叶为一还在外地，周欣独自同维修队打交道，烧茶端水一天到晚忙得灰头土脸。从房顶到下水管道，全部一一同维修队合计着重新翻修。经过半年苦战，这个曾被分割得支离破碎的院落终于焕然一新，凝聚一体了。

周欣又从别处移来了梨树、石榴树和枣树，让庭院变得果园一样。她又将房间作了安排：朝南的正厅依旧做客厅用，客厅很宽，足有六十平米。东边的三间厢房她让维修队打通成套间了，其中一间是她和叶为一的卧室，两间给叶为一做书房。西边四间，两个女儿一人一间，周欣一间工作间，还有一间储藏室。

周欣变了许多。她再不强求自己在工作上非要作出什么成绩，也不再寻思什么搞好邻里关系了。她只将兴趣放在叶家院墙之内，只将晚年的全部希望归结于拥有一个安定和美的家。“文革”中的许多场景，她永远记忆犹新。她常常痛悔自己“文革”前实在太傻了：人和人的关系并不是想搞好就搞得好的。那时对邻居们那样小心翼翼、屈尊俯就，他们不照样说搬进你家就搬进来住下了？过去一天到晚就知道忙工作，夫妻间有多少不满足都藏匿在了一个“忙”字的底处。结果，活了大半辈子，还不知道“爱情”为何物。曾经，她认定叶为一对自己没有爱情，自己对叶为一的爱只是单相思。为此她恨过，怨过，并且不知偷偷抹过多少泪。可那年带着叶子去干校，她看见一对老夫妻在最艰难的生活中相互把一块馒头、一点荤腥留给对方，她忍不住打听他们的恋爱过程，回答居然是包办婚姻。她这才恍然大悟，才懂得了浪漫的爱情不过是书上写的，真正的爱情则只植根于点点滴滴的生活之中，就像一串坚实而漫长的脚印，从青年一直绵延到老年。她为这对老夫妻深深感动，她检点自己，她在心里一百遍一千遍地发誓，假如生活能够重新开始，

她一定要以新的面貌出现在家庭之中，并将那新的面貌带给家庭的每一个成员。

新生活真的开始了。这两年，她对这个家确实尽心尽力，但她时不时又感觉一家人并不理解她，他们依旧成天在外面忙，谁也不把精力放在家里。但她不灰心，她相信一切都会慢慢好起来……可现在，叶芽突然出事了，叶芽的事对这个家将会有多大影响呢？说实话，她真是有些怕。

叶为一从浴池出来了，身上溢着水洗过的清新味儿。他随随便便地穿着一件细毛衣，那样子使周欣感觉亲近。她张嘴就要讲叶芽的事了，炊事员却过来说：“首长，阿姨，开晚饭了。”周欣只好和叶为一来到了饭桌前。

一直到吃完晚饭坐在客厅里看“新闻联播”，周欣才开口说道：“老叶，叶芽的事情，你看怎么办呢？”

叶为一正被一条新闻吸引，冷丁听到周欣问话竟有几分回不过味儿似的：“我只听于秘书说了几句。叶芽有多久没回家了？”

“有半个月了，她开始打过电话回来，说工作忙最近不回家了，我也没在意，后来在局里听到闲话，我才开始注意……”

“她有那么值得谈论啊！”叶为一的嘴角滑过一个淡淡的嘲讽。

“那是因为你！”周欣突然感到愤怒，正待再说什么，小女儿叶子一阵风一样刮进来。

“哎呀爸，”小女儿进门就喊，“你可算回来啦！快救我姐一命！我刚从她那儿来。他们肯定是搞错了！你想想姐那样儿，抓个右派也许还沾点儿边，她怎么会跟‘三种人’扯一块儿？我们家可是‘文革’中受迫害的，哎，难道我们自己迫害自己啊？这世界上滑稽事儿也太多了。”

叶子脱去风衣，露出了手工编织的花毛衣。仿佛从遥远的天边飞来，她那随意洒脱的举止使她显得格外动人，她的体态轻盈丰腴而富于性感，皮肤细腻红润而富于光彩。她明眸皓齿，五官鲜亮欲滴，加之一脸无拘束的笑容，就像一只快乐的金丝雀。